

A photograph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jacket, sitting at a desk and writing with a brush on a piece of paper. The scene is dimly lit, with a warm, golden light source from the right, creating a focused and scholarly atmosphere. The man's expression is one of concentration.

壹靜農先生
學術統文編年考釋

羅聯添自署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簡介

本書作者羅聯添先生是臺靜農先生入室弟子，親炙師門四十餘年，得臺先生承自北大的年譜學與傳記學學風之影響。全書六十萬字，以編年體裁融匯臺先生一生學術、書法繪畫藝術、詩文小說文學等成就於上、下兩冊之中。內容以臺靜農先生的學術藝文為主，兼及其經歷事蹟，旨在呈現臺先生學術藝文獨到的造詣。本書亦完成綜合功能，舉凡重要時事，有關人事暨各家評論均逐一搜羅，匯入學術藝文編年中，通過本書，可以全覽臺先生一生行誼與學術藝文成就之全貌，同時可以掌握所有臺先生研究之相關書目與論著，是現今有關臺先生研究的論著中，資料最完備的集大成之作。附編中尚有臺先生未出版之佚稿都為《臺靜農別集》。

羅聯添先生簡介



羅聯添，一九二七年生於福建永安。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四十年，曾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一年。任台大中文系所主任、所長。發起並成立「中國唐代學會」，膺選為「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第一任會長，曾任「中國書目季刊」主編，為「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正、續編」、「歷代詩文集校注」（均國立編譯館主編）工作小組召集人。專治唐代文學，對中唐各家之研究，尤有獨到的造詣，曾經兩度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著有《韓愈研究》、《韓愈傳》、《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彙編》、《唐代詩文六家年譜》、《白居易散文校記》、《白樂天年譜》等專書暨論文數十篇。編有《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國學論文選集》、《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唐代文學論著集目》、《國學導讀》、《國學論文精選》、《隋唐五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續編》。一九八九年彙二十二篇論文為《唐代文學論集》（上下冊），一九九六年又彙有關唐李白、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四家及其詩文評論，題為《唐代四家詩文論集》。



ISBN 978-957-15-1470-3



9 789571 514703

上下二冊不分售

臺靜農先生
學術論文編年考釋

羅聯添自署

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 上冊

序言

羅聯添著

一

自清儒章實齋提出年譜「頗有助知人論世之學」後，近代梁啟超、胡適等承流接響繼續提倡。梁氏認為年譜「效用宏大」。胡適復強調「年譜是中國傳記一大進化，王懋竑《朱子年譜》、錢德洪《王陽明先生年譜》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詳參《胡適年譜長編》第二冊，頁四三三、四六七）。臺先生早年求學北大，受梁、胡等影響，甚重視此種傳記體例。民國二十五年任教廈門大學，編撰《中國文學史方法論》有專章講授《年譜的研究》，戰時入川任教白沙女師院，嘗撰《梁啟超學術簡表》及《王國維簡譜》（見《輯存遺稿》），由此可見臺先生治學是由譜學入手。卅七年筆者入學臺大中文系，承戴靜山師指導，以《柳子厚年譜》為題，撰寫畢業論文，臺先生曾加鼓勵，完成後送請教正，認為內容紮實，不託空言。後遂受聘為中文系助教。七十九年臺先生逝世後，兩岸有各種臺先生傳記出版，然多偏於一端，難免不足之憾。本編以學術藝文為主，亦兼及經歷事蹟，旨在全面呈現臺先生一生情況，突顯其學術、詩文、書藝等獨特之造詣。俾讀者藉此具體深刻了解臺先生各方面成就之所在。

二

臺先生早年在家鄉小學畢業後，即赴漢口求學，之後從漢口至北京，入學北大，受名師指導，與衆多朋輩同學交往。在時勢潮流激盪下，參加左派文學團體，認識魯迅，受其影響，寫作鄉土小說，名揚一時。又認識張大千。觀其書畫作品。因啟功之介，進入恭王府翠錦園受王孫畫家溥心畬接待，後又參觀其畫展。與學術、藝文界名人接觸、交往，出席各種聚會活動，不僅見聞增廣、眼界胸襟亦爲之開展。

臺先生在北京從事小說寫作，出版《地之子》、《建塔者》等小說集，是其一生創作重要時期，於學術研究較少措意，論文發表亦甚少。然在陳援庵（垣）諸名師指導下，奠定堅實學術基礎。此期因友人引介，參加左派團體活動，遭受三次牢獄之災，心中鬱結，歷久不散，是其平生一大憾事。

抗戰軍興，入川居江津白沙鎮，先後任職編譯館、執教女師院，開始學術研究，寫作論文，並致力臨摹名家書畫。由作家逐漸蛻變爲學者、書藝專家，爲其一生重要關鍵轉型期。此期最特殊者，爲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認識，結爲忘年交。陳時已脫離共黨，輾轉到白沙以寫稿賣文維生，與編譯館約定撰寫《識字教本》（臺灣出版改名爲《文字新詮》），二、三年間，稿酬支領，文稿無數次校改，均臺先生一手爲之經辦。今存陳致臺先生百餘封書函，即可知二人交往之密切。

戰後來臺任教臺大中文系，寓臺北市龍坡里溫州街「歇腳廬」（後改名「龍坡丈室」）四十餘年。從事教學、研究、撰寫論文、散文，餘暇寫字、作畫，偶而雕刻印章。學術藝文作品結集出版者有《靜農論文集》、《龍坡雜文》、《臺靜農文集》、《臺靜農詩集》等多種。各體書法（篆、隸、行、草等）數量之多，難以數計。編集問世者有《靜農書藝集》、《續集》、《法書集》、《臺靜農書畫紀念集》等六、七種。繪畫（主要為梅畫）結集出版題為《靜農墨戲集》。印蛻百餘方，散見於各書畫集。（集目見附錄）。在臺數十年，凡所論作，幾無一不精，書法大家、學者、散文作家、篆刻家集於一身，真可謂「不廢江河萬古流」。是為臺先生一生最重要、成就最卓越的階段。此期認識文教界、學術、藝文界人物非常衆多，其中與張目寒、張大千、莊尚嚴等交誼尤為深厚。摩耶精舍、洞天山堂、歇腳廬（龍坡丈室）常是聚會飲宴、談藝論文之所。精舍、山堂主人先後去世，臺大舊識同事亦多凋零，自難免有落寞之感，曾作《傷逝》一文，抒其哀思。

要而言之，臺先生從早年到晚年，從故鄉到北京，之後入川輾轉來臺灣，數十年交往人物有左派、右派、中間派，儘管立場不同，觀點有異，但相處無忤，情誼不減，平和尊重，休休有容，是其為人處事獨特之處，亦其人生修為最高境界。

三

臺先生體格魁偉，相貌堂堂，或謂其具有「帝王相」（夏明釗《臺靜農評傳》語）。其一生

看似平凡，實多姿采，且頗富傳奇性。「處事忠」、「侍親孝」，但不形之於外。正式場合不善言詞，閒談卻極風趣，隨興出口之言，往往寄託妙諦。晚年遊美歸來，或問其觀感，隨口回應「大而無當，看不到和尚，也看不到土地廟。」聞者意會，不禁莞爾。又在臺灣初期，佳釀難得。老友兒子奉父命攜二瓶清酒初次來見，收下後，責老友「敷衍塞責了事」。姪輩聞言只感風趣，不覺尷尬。妙語隨機自然而出，真到化境。臺益堅稱臺先生「家居生活不拘形式」，「不說客套話」，「親情隱於不言中」，「忘我而不忘關切友人」，此數語實足表現其為人「真實不虛」。

臺先生善飲，酒量佳，朋輩尊為「酒聖」。酒興至老不衰，罹病住院，猶攜瓶酒以隨，蓋老友病理學家葉曙教授曾告以飲酒無妨。退休前後有一段時日，習慣於黃昏時以炒花生米下酒，自嘲「喝花酒」。有客來訪，持盃共飲，盡歡而散，無則獨酌，自得其樂，嘗引清人詩云「酒懷難遣是黃昏」以自解。友朋或門生故舊能飲者，常趁機不請自往，同酌「花酒」。從容自然，毫無拘束。

臺先生早年迭遭牢獄之災，中年飽受流離之苦，在臺數十年生活算是較為安定，然不免有若干憾事。臺先生擬撰寫《中國文學史》，準備工作幾達三十年。在臺大中文系講授此課程，亦達二十年，民國四十年代，應教育部之請，撰寫《中國文學史》一書，作為大學教本之用。約四十三年簽約後，經六、七年整理撰寫，四十九年前後完稿，分送中文系所助教，

研究生校閱，準備如約交稿出版。由於本系某教師有意講授此課，遂爭先出書販售，臺先生不願多事，而編譯館（由教部移轉）又以逾期爲由函催交稿，遂趁機解約，退還預支稿酬。文稿因收而藏之，課亦停授，改由一心爭取某教師擔任。臺先生表面似若無其事，實則對某人作風，甚不以為然。一部傑出《中國文學史》未能問世，門生後輩固有「金劍沉埋」之憾，臺先生個人自有莫可奈何之感。第二件憾事亦一大苦事。臺先生數十年來爲人題籤、寫字，無論識與不識，向來有求必應，時長日久，求者實在太多，不勝其煩，題書籤尤感煩膩。嘗云：「有如老牛破車，不勝其辛苦。」並引顏之推語「爲人役使，便覺爲累。」因而爲文登報申明「從七十四年始，謝絕這一差使（指題書籤）。」一生最後一件憾事，爲七十八年（即臺先生逝世前一年）被迫遷離「歇腳齋」，有函致老友李霽野云：「四十二年老窩，一旦被迫『掃地出門』，爲之喪氣。」門人故舊往訪，亦稱有被「掃地出門」之感。情緒不佳，身受影響，不久病發住院，不到一年逝世。

臺先生從不說教，亦極少演講。教人治學，只略示門徑，終使人領悟到治學大門路。即無門之門是爲大門，無路之路是爲大路，「無門無路」即「大門大路」。

臺先生人生最後一年，有二事足以追思紀念。一爲捐贈國寶，七十九年夏（約六、七月）在臺大醫院病榻吩咐家人將珍藏五件倪元璐書畫真跡捐贈故宮博物院。又經家人要求同意捐贈自作六件書法精品與故宮。其二爲病中猶表現充沛生命力與堅毅信心。題舊作梅畫詩句

云：「千年老幹屈如鐵，一夜東風都作花。」讀之無不感佩。

四

臺先生學術藝文作品淵源與所受影響，據論者評述，概略歸納如下：

書學石門、元璐。

畫出揚州八怪（梅畫受金冬心影響尤深）。

舊體詩冷峻風格，來自明末遺民詩。

治學方法源於陳援庵、胡適之。

雜文、小說深受魯迅影響。

以下逐項列述其創發成就與特點。

五

臺先生書法源自家學。隸書初學華山碑、鄧石如，行楷臨摹顏魯公。抗戰入川，始見倪元璐書法影本，心折其格調生新。來臺後，以寫倪書自遣，晚年行草不限於一家，分隸則偏好石門摩崖。自稱喜大小篆，以不通六書，「不敢碰」，楷書則無興趣。前者自謙，後者應是真實。北京書法家啟功評臺先生書法特點：「錯節盤根，玉質金相。隸書開擴，草書頓挫，行書蒼勁，一點一劃實是表達情感藝術語言。」鄭騫稱其「隸書端凝而流動，出入魯峻、衡方諸碑。草書奔逸，酷似倪鴻寶。」張大千更讚揚：「三百年來得倪書神髓者，靜農

一人而已。」王靜芝以爲「取唐宋人之長，融倪元璐之崎正相生，乃能蒼潤遒勁，姿態橫生，氣味逸雅，實出元璐之上。」汪中稱臺先生書法「渾厚而拙勁」，「狂草似張旭，龍蛇起伏」，「篆法上追秦漢」，「隸書石門摩崖，取徑老蒼」，「字體勁健，筆劃似錐畫沙，自然搖曳。」蔣勳稱「石門隸書，頑強剛硬，氣象遼濶。」江兆申從行草用筆論「提頓之美，發揮盡致。」「隸書筆法脈絡貫通，生氣磅礴。」

按各家所論小異大同。約而言之，行草奔逸遒勁流動，蒼潤頓挫，爲其特色。石門分隸則以開擴、勁健，氣象遼濶，爲其主要特徵。臺益堅爲文稱臺先生受陳獨秀評沈尹默書法「字外無字」一語影響，書藝特重表達個人思想、感情、襟懷。「自出新意」是追求「字外之字」的境界，此與前引啓功所謂「表達情感藝術語言」旨意相合。臺先生《書藝集》自序云：「教學讀書之餘，每感鬱結，意不能靜，惟弄毫墨以自排遣。」可見臺先生是以寫字（指行草）遣悶，一如太史公作《史記》以抒鬱結。此種抒鬱結行草書體，即形成臺先生書法獨特風格。至隸書應分二方面觀察，一爲華山、衡方體，一爲石門摩崖體。前者莊重齊整，多用於碑、誌、序、記等，如《剛伯亭獻辭》、《張大千八秩壽序》、《董作賓墓誌銘》、《李濟之紀念碑》等均屬之。後者縱橫放逸，多書以自賞或應求書以贈人。臺先生有二幅最得意行草書法，一爲張大千新居書匾「摩耶精舍」四字，自認寫得「很神」，大千亦以爲傑出。次爲八十二歲時書寫丈二長大字鮑明遠飛白書勢，無錯字、無歪行，一氣呵成，不僅以

字佳愜意，引放翁所謂：「老子尙堪絕大漠」語，亦以高齡有此腕力自豪。

六

臺先生繪畫，最擅長畫梅，亦兼長蘭、竹、松、石、葡萄、花卉等。今流傳《靜農墨戲集》，大部份爲畫梅之作。張大千認爲梅畫「只有冬心最堪比擬。」江兆申復詳釋之，謂「靜農與冬心相同者，是將其真實性情豐富筆墨，將物的形象加以涵融陶冶，使作品具有弦外音、形外似。」莊嚴嘗見其較早年代墨梅長卷，稱其「筆法精絕，平生僅見。」汪中認爲梅畫特色在「瘦勁，曲折如虬龍。」莊申從其畫梅技法，歸納爲三種：第一種，以濃墨淡墨畫寒梅一枝或兩枝。第二種，以渴筆畫梅一枝。第三種，以濕筆淡墨先畫梅榦，再以濃墨或淡墨配以新枝。」又分析其構圖特徵：早期多是孤枝或雙枝，花朵零散不多。晚年所畫墨梅、紅梅，花朵繁茂，由孤枝少花改爲繁華茂枝，認爲是臺先生畫梅——晚年變法。啟功將梅花與雜卉合而論之，以爲「枝榦穿插，花葉掩映，各得其所。」王靜芝則合梅蘭評述，認爲「筆墨生動，極盡雅致，當由讀書萬卷，故筆墨之間，自然流露書卷氣。」見解獨特，發所未發。

案：據《靜農墨戲集》考察，其中有臨摩遯夫梅畫。遯夫，羅聘字。是知臺先生畫梅不僅學金農（冬心，三三七—四二九）一家，亦受羅聘（六一四—六七三）等人影響。揚州畫派——所謂「揚州八怪」，特色在格調新奇，臺先生於書畫耽悅新奇。其他畫作，竹、蘭、松、石、

花卉等，觀其風格，似亦受揚州畫派影響。

七

臺先生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獨詣，論者謂其論著文字簡雅、思考深邃、論斷創新。〈天問新箋〉、〈離騷析疑〉、〈兩漢樂舞考〉、〈論唐代士風與文學〉等論文，創發新見，啓迪後學，迄今仍不斷爲學人稱引，於中國文學傳承、發揚，厥功甚偉。

或就單篇分而論之，蔣勳評述〈由唐入宋的關鍵人物楊凝式〉文云：「從史的角度，抓住唐代美學過渡到宋朝四大家的關鍵。楊凝式在五代亂世中，個人生命藉書法完成，臺先生在行文中痛入心髓的體會。」大陸學者陳友冰評介臺先生《靜農論文集》中四篇論著：（一）〈論兩漢散文的演變〉：「在臺灣古代文學研究中，第一次以史的視角，去探討文學發展與時代思潮的關係。」（二）〈論唐代士風與文學〉：「從文化學視野探討唐代的士人、士風與科舉宮廷的關係。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注重世風和民俗傳統的形成，起了導向作用……其研究結論也帶有開啓性，多爲後人引申論述。如作者分析唐代士人不重操守的原因有二：一是六朝遺風，二是與開設進士科有關。……文士傾向於利祿的追求，……結果必然導致朋黨。……故有唐一代文士，往往皆有朋黨的關係。……這樣就把唐代文人的思想、政治、生活，從初唐到中唐，貫串成一條完整的脈絡。」（三）〈論碑傳文與傳奇文〉：「以韓柳等帶有傳奇色彩的碑傳爲例，論述古文與傳奇小說的關係，爲後來學者研究古文尤其是

唐人小說，開啓了一條嶄新的思路。」（陳著《唐代文學史研究》頁二五四・二六四）。（四）《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以唐傳奇中習見的地獄、劍俠、高僧為例，揭示小乘佛教對中國古典小說思想和結構上的影響，開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同前・頁二八〇）

案：上列五篇，除陳氏所論（一）（三）兩篇外，餘均收入《靜農論文集》。臺先生學術論文近五十篇，《論文集》自選二十五篇，僅總數之半。取捨謹嚴，所選者皆自認有新見，有重要觀點，足資啓發，可供參考者。就二十五篇論題觀察，從先秦楚辭到今代書畫題記，上下縱貫二千多年。從論題質量觀察，文學篇數最多，論書學、石刻居次，論社會習俗四篇爲最少。文學論題包括楚辭校箋、漢代樂舞、文學思想、詩集版本、歌謠、語文、小說、傳奇、戲曲、諸宮調等。此可見研究範圍廣泛，非同一般專家學者，拘守一門，專精一項。書學論題包括簡書、帛書、石刻、隸體，此不僅見臺先生精於書藝，於書學理論亦多所發明。文學、書學之外亦兼及社會民俗，拓展眼界，於學者研究文學，起引導作用。

《論文集》中有三篇最受重視，即《天問新箋》、《讀騷析疑》、《兩漢樂舞考》。前二篇積累數十年功力，先後於六十一年、六十五年整理完成出版。《天問新箋》全文六、七萬言，解《天問》含義不取屈原呵壁之辭。其文意所以不次，實由於錯簡，本篇酌予更動，以復其原貌。箋注慎取舊說，參稽近著，並利用甲骨文史料，以相發明。其中糾正王逸注十餘處，指出錯簡所在，考辨史實，廣徵博引，創發精深。如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二

句意在稱美鯀治水之聖智，非前人所謂責其不聽帝命。釋「湯謀易旅」，「湯」讀「蕩」，「兆謀」之意，「易」謂「輕易」，謂少康始謀滅澆，人衆甚少，非謂湯王欲變易夏衆。諸如此類，皆見解獨特，發所未發。《讀騷析疑》全文四萬餘字，分《離騷》、《九歌》、《九章》三部分考辨，得百零二條。權衡衆注，引証增補，創發實多。「離騷」二字解題八百餘字，徵引新舊詮釋典籍達二十種。辨「屈原生年，寧可存疑，不能誤信王逸之說。」釋「夫爲靈脩之故」，「故」訓「意」爲楚語。釋「夕餐秋菊之落英」爲「自喻芳潔」，以「落」爲「始」，非作者本意。釋「懷椒櫝而要之」，「要」讀「就」，「造往」之意。釋「遭吾道夫崑崙兮」，「崑崙」爲《山海經》神話之崑崙，用爲登天故實，以寓其抑塞。諸如此類，精義紛陳，不勝列舉。手此一篇，讀騷可以無疑。《兩漢樂舞考》全文近五萬言，七章十七節，結構規模宏闊。初稿始作於抗戰期間，卅五年十月來臺，翌年五月寫成定稿，三年後刊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一期。臺先生自謙「殊少新義，鈎玄燭隱，愧未能也。」其實論述兩漢雅樂，樂舞之風尚、郊廟樂舞、譙樂、相和歌等之起源與流播，至爲詳備。其中指出今之民間戲劇，即源於漢樂府之「優戲」。尤爲新穎之見。

《論文集》外，其他若干論著亦多卓見，啓人深思。如前列陳友冰所舉《論碑傳文與傳奇文》，主要創見是提出碑傳文、傳奇文同源異流之說，兩者同源於史傳文，不僅只是指出韓柳古文與傳奇小說關係。又《袞除與王羲之蘭亭序》，論證「袞除」乃源於周代之巫

祭。〈蘭亭序〉不入《文選》，乃由於「翰藻」不足，非宋人所謂「管弦絲竹」，詞意衍複；「天朗氣清」，時令不合，於義爲病；老莊思想亦與編者歧異等。凡此皆前所未發，一新耳目。

《中國文學史稿》積數十年研究成果，又經數年審慎斟酌撰寫而成。內容豐贍，精義迭出，其中大部分論文已登載期刊雜誌，茲概略述其內容特點：

特點之一，提出中國文學史觀，認爲語文是兩大主流，亦即以雅俗觀念說明中國歷代文學的發展與演變。雅俗兩者相互影響、吸收、融化，使文學生命如源源活水，不至於枯竭。臺先生著有〈中國文學由語文分離形成兩大主流〉一文，雖未編入中國文學史稿，然應看作《史稿》之緒論。

特點之二，各朝代各體文學傳承、發展、演變，加以深入探討分析，如〈論兩漢散文的演變〉一文，揭出策士文、史傳文、文士文、批論文四基點，分析前後傳承關鍵所在，串聯成爲一線。讀者由點而線，一目了然。又如〈女真族統治下的漢語文學——諸宮調〉，認爲諸宮調體製上承唐宋詞曲、融會創新，爲北曲支派，彈詞祖先。諸宮調之承先啓後，顯現金代文學之價值。

特點之三，注重時代思潮的演變對文學的影響。如〈魏晉文學的時代思潮〉及〈魏晉文學的發展〉各章節中，揭示魏曹操名法政治思想影響於文學（詩歌），便是「清峻」（簡練明

快）與「通悅」（自由抒寫）風格。影響於散文方面，則為校練明理的議論文。王粲、趙嘏等議論文多「推析盡致」，意向新奇，文必深刻，不作鋪張門面之語。再變為何晏、王弼合儒道為一的新思想體系。三變為嵇康、阮籍崇尚老莊玄學藉以逃避現實。魏晉之際，佛教興起與老莊玄學相輔相吸，合流形成清談之風。此風影響於文學，則是過分講求體製之美，忽略內在思想表現。頃向形式主義發展的結果，遂使兩晉多綺麗之篇章，沿至齊梁，此風更盛，流弊尤大。

特點之四，論各家及各體詩文風格，或含英咀華，簡括其要點；或去蕪存菁，提挈前人論說，三言兩語點出其大旨。如稱左傳敘事特點是「繁而能簡，簡而能賅。」「復能充分運用口語」。論庾信〈哀江南賦〉價值是「承前啓後，特色是寫實，在以綺麗刻畫為工的時代，開闢新路。」論李白着重其「五言古詩，流露悲憤諷刺，」「清真自然風格，不僅有起廢之功，亦為後人開自由抒寫道路。」不贊同將李白寫成風流才子，浪漫文人。（《中國文學史稿》缺李白一節，見載於《文學雜誌》，標題〈關於李白〉，署名白簡，詳參本編四十七年）。論柳宗元認為「學力與韓愈實相伯仲，風格不相襲。」引韓愈評柳文語「閱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論王維、孟浩然兩家詩風淵源與特色，認為「受道釋兩家影響，反映於文學的共同傾向，即「契心自然，嚮往閒適。」王維受陶詩影響，以極少筆墨寫出無盡理趣，莊重閒雅，渾然天成。孟詩淵源於謝靈運山水詩之作，經營布置，多是

靈運法度，但能入能出，不爲所拘。「氣象清遠」、「采秀內映」，自成面目。」（節要）類此卓見，書中多有，難以盡舉。

另外，臺先生在學術上有一重大貢獻，即主編《百種詩話類編》（三巨冊，二二〇〇頁），是書編輯開始於民國四十八年。先設計類目，再輯錄、分類、後標點、校正、付印、校閱、總訂正，至六十二年出版，先後歷時十六年，爲臺先生退休前所完成之巨大工程。百種詩話資料冗雜，此編分別類聚，不僅省翻檢之勞，亦有助於考證。分前後兩編，前編以作家爲主，姓氏筆劃爲序。後篇包括詩論，歷代詩評論、體製、作法、品藻、辨正、論文、雜記等八類。設計精細，體例完善，開創編輯詩話新模式，可作爲整理古籍資料之典範。又本書雖爲集體工作成果，然策劃，發凡起例，指導工作之進行，乃至總校閱訂正，皆出於臺先生之心力。自序稱：「分類亦大不易，往往幾經斟酌，猶難得其當。」即此一端可見主編此書之費心勞神。

八

臺先生新舊體詩總八十一首。舊體詩七十五首。七十八年手鈔《龍坡丈室詩稿》六十九首，包括《白沙草》卅五首；《龍坡草》卅四首。前者抗戰期間入川在白沙作，後者來臺後作。另六首入川前作，《龍坡丈室詩稿》鈔本未收，僅見於六十四年鈔本（四十五首）付與林文月教授收存者。新詩六首散見於早年出版各期刊雜誌。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除收影